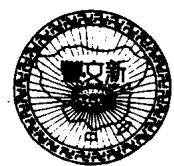




# 叢書集成三編 第一六冊目錄

哲學類



## 理學

讀近思錄一卷（浙刻雙池遺書十二種之一）……………清 汪紱撰……………汪雙池中研院 〇一六 〇〇一  
 述朱質疑十六卷附釋字一卷……………清 夏斫撰……………景紫堂 〇一六 〇三五  
 王煥奎撰……………

## 識緯

衍洛圖說一卷……………清 顧淳慶撰……………顧氏中研院 〇一六 二〇七  
 通緯八十四種……………清 黃爽撰……………漢學堂 〇一六 二二三

## 術數

遁甲符應經三卷……………宋 楊維德等撰……………宛委選 〇一六 六六九

## 相術

太乙照神經三卷……………清 劉學誠輯……………述 古中研所 〇一六 六九九  
 神相證驗百條二卷……………清 劉學誠輯……………述 古中研所 〇一六 七九七

## 家庭倫理

孝經章句一卷 或問一卷……………清 汪紱撰……………汪雙池中研院 〇一六 八六三



讀近思錄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長安趙辰如中丞鑒定

# 讀近思錄

同邑後學余家鼎謹署

光緒丙申  
重刻冬

讀近思錄

烏程盧葆辰子純

婺源汪 紱雙池著 後學同邑程夢元颺園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近思錄分十四卷而以道體開其端道體篇五十一條而以太極圖說冠其首此如子思子之作中庸而首言天命之謂性也性命孔子所罕言而子思孟子周程張朱皆汲汲乎先言之者孔子既沒異說橫行老佛塞其源功利汨其流於是乎人人各有性命而不知自求君子不特標其本原而示之則學者無由知性命之在己而作聖非異人讀近思錄

一

事也謂學者未能遽識何曰且示之的焉使先入為主而己有主乃不惑神而明之默而成之存乎學問也性命之微深矣遠矣得非近思乎曰知為吾之所固有而自思得之焉何近如之  
孔子言易有太極言交易變易者有至極之理存焉也周子言無極而太極言沖漠無朕之中而實有至極之理也又言太極本無極言此至極之理本無朕兆之可窺聲臭之可得也河津薛子曰太極者萬理之總名又曰太極性理之尊號是可見太極即理而已以在天言之萬物資始可不謂極乎無聲無臭可不謂無乎以在人言之喜怒哀

樂之未發可不謂無乎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可不謂極乎君子近取諸身夫亦大可見矣而或者求之於莊老之所謂無也不亦惑乎

動靜者氣機之出入也所以靜而必動動而必靜互根無窮者則本然自然之理也天理渾然物無不兩兩各具一

一又分兩別之為五流之為四此變則彼合有一則有二有三則有四彼屈則此伸變合以對待言合一不測而推行有漸莫非此理之妙為之樞紐焉亦太極之無極而已

形生神發五性感動而善惡分然則未生未發之時無善無惡乎抑可善可惡乎抑善惡混乎曰無極之真善可知

讀近思錄

二

矣本於此真而發焉無不善者惟真或雜焉及發之乘乎

氣而所之有過不及焉斯不善出矣不善之至反其真焉惡矣顧形氣既殊則性質亦不能皆善凡習之所移皆乘

夫氣之所顯而真理又未嘗不存也故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中正仁義即至極之理具於性者

而分而立之名也靜無極也靜不屬之陰而言無極者喜怒哀樂之未發人生而靜天之性主之而立人道之極則無極而太極體全於己而用

之行無非道矣中惟其時知也正不可易禮也仁以育之陽也義以斷之

陰也中正仁義四字以配水火木金四者主靜立之則四者皆實矣土成四行也

仁而履之正也正則義出焉義而宜之中也中則仁遂焉中與正對仁與義對陽變而陰合也仁則正正則義義則中中則仁遂焉順布而時行之序也仁而正則不過義而中則不流非主靜安能保此

主靜非一於靜也以靜為主耳動而不失其靜動亦靜也原始反終是故知死生之說存吾順事殺吾寧矣

誠者理之真幾者氣之動然則誠陰而幾陽矣曰誠之中自含陰陽幾之動亦各有陰陽如意所不肯則靜之類幾發於誠無不善幾發於妄乃有意所必為則動之類幾發於誠無不善幾發於妄乃有

惡此誠字以實理言即無極之真也與大學誠意之誠字及少不同主以理則无妄乘於氣則有偏无妄即無為之本體也利之故也率性之道也有為而為皆妄也妄則氣幾失所主矣故曰人心惟危道

讀近思錄

三

心惟微

德五而已五者誠也理曰禮可見即正字通曰智可見即中字性焉安焉性此

五者而已復焉執焉復此五者而已幾不能皆善故有事於復復而執之則不妄矣故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存之

熟焉則幾無不善有莫之或知者發微而不可見充周而不可窮及其成功一也

於穆不已天之性健也乾道變化天之情健也功用謂之鬼神以化言也推行有漸者也妙用謂之神神也者妙萬

物而為言者也合一不測故也元資始則仁包四德元統天則四德皆仁

陽盡於上即復於下冬至子之半日短至則長至矣不問  
須臾不必規規於日數分數

動乃見天地之心非動乃天地之心也此語須善會

有感必有應應復爲感即動靜互根之理

常道即一陰一陽之謂道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下愚之至亦有不能使者革面者如耳聽目視人之良能  
而亦有生而聾瞽者但此非生人之恆理也

在物爲理在我父則有當孝之理在我子則有當慈之理  
處物爲義我於父則當孝之我於子則當慈之理散在物  
而實具於吾心義制於心而即以宜於物此所謂合外內

讀近思錄

四

之道

河津薛子曰太極動而生陽雖自動處說起其根卻自靜  
來如貞下起元是也然靜又根於動動又根於靜所謂動  
靜無端陰陽無始也愚按顯仁天之動藏用天之靜而藏  
用則又物物一太極矣天命之性人之靜也率性之道人  
之動也人發而中節則又藏諸用矣循環無端一陰一陽  
之謂道也

器亦道道亦器言離道無器離器無道也程子此語須善  
會之不然則即心是理即心即佛矣性即氣氣即性二語  
亦然

程伯子言生之謂性其所以不同於告子者告子所謂生  
離理於氣而言生者也程子所謂生合理與氣而言生者  
也蓋非氣則理無所附非理則氣無所主氣而無理則冥  
滓者耳何以有生何以秀而最靈惟是此理既附於氣以  
有生則氣有剛柔純駁之殊而理以因之以有知仁愚不  
肖之異矣況理無爲而氣有欲則聲色臭味安佚之投孰  
不從聽視嗅食身體而緣而敗度敗禮機械爭奪相殺之  
惡又孰不從聲色臭味安佚而起而凡欲之所緣又皆乘  
氣之所偏而附夫既與生偕來則安可不謂之性是故程  
子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惡不可不謂之性以生言之

讀近思錄

五

故也水不能不流水流之勢有緩有急有悍有弱有平緩  
弱則淤淖易停悍急則沙泥易汨是故有終無所汙者有  
未遠而濁者有遠而不能不濁者有濁多者有濁少者濁  
亦水之氣幾爲之也然而清者水之本也澄之則清其本  
清亦可見矣故曰性本善也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以生之  
理也率是理而和以出之無不善也乘於氣而出之則剛  
柔過不及之間日流而日趨於惡也論性之說莫詳於程  
子此條矣曰觀天地生物氣象曰萬物之生意最可觀程  
子真灑然也孟子言惻隱之心是以已發之情言程子言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則以性言矣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見



得天地生物氣象與我爲一也人人有是氣象但日日攪亂於形氣嗜欲場中此意遂不復見偶爾見之亦不解自家領取

中者天下之大本亭亭當當直上直下凡物在當中則四方八面無不照管得徹若在邊旁則東不及西南不及北矣人受天地之中所謂天地之心陰陽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故人之性萬物皆備此意自子思孟子而下直至周子程子方始見得惟不偏故皆備此皆備者寂然不動從何處見得皆備則由其感而遂通見之感而遂通隨處觸著便發豈非內面原自不備原自皆備乎然使於靜時求之

讀近思錄

六

觀之則卽此求之觀之之心則便是已動此中何由見故楊龜山李延平有靜中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之說朱子實不以爲然也延平之說朱子未便明駁以延平爲朱子之師故耳故曰惟敬而無失最盡敬所以直內也

時中中字在發而皆中節上說

无妄誠者不欺誠之者

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也此以理言之若做工夫卻不可一片混過

天地之氣生生不息如父壯而子已生父老而子又壯至子老而父已死矣此便是屈伸往來之義又如穀種今年

所生之穀卽明年之種也明年所生之穀又後年之種其種則原舊是穀其性味不變也若如反原之說則是此已死之人又轉爲活人所食之穀又轉是生穀矣何父子祖孫之有

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此喻最切故人之心滿腔都是生意心器也仁道也道器不相離故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者人也天命之謂性也合而言之道也言率性之謂道也

孟子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主言性善也程子曰才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言理氣之分也才卽氣質之性

讀近思錄

七

才卽知覺運動知覺同而明暗異運動同而靈蠢異微獨人與物殊卽人之與人物之與物同類中又各倍蓰無算此皆得氣不同之故氣清者嗜欲寡而義理明易與爲善氣濁者嗜欲重而義理暗易與爲惡此理反覺無權此才之有善有不善也然天生人而有是知覺則雖有明暗而皆有知覺同天生人而有此運動則雖有蠢靈而皆能運動同而此所以生而爲人之理又皆未嘗或異人肯以此知覺反求其理則於理皆所本知以此運動踐行其理則其理皆所本能是故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故曰智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



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雖有生安學利困勉之殊  
及其知之成功一也中庸三達德原兼氣而言故就中有生安學利困勉之異智即知覺仁即運動勇即此知覺運人惟逐於形氣嗜欲而不肯察識擴  
充所以不能盡其才故孟子曰非才之罪也孟子亦原非  
不知才有不同但不使人得歸罪於才有不同耳但孟子  
於才上未肯分別個不同處明白致荀揚韓蘇輩反執氣  
以言性故朱子取程子之說為密也

張子所云太虛亦即周子之無極而太極然太虛二字於  
理字似未見分明耳天道至教非必天以是教只莫非自  
然之運則莫不有當然之道即是此教

讀近思錄

八

氣合成質人物之生一陰一陽之道人物之所以生  
天體物不遺仁體事而無不在二語最精天理也物器也  
無物無理無事非道相與為體者也仁性也事機也性原  
於天事以處物萬物皆備於性中故處之而各當其則亦  
相與為體者也曰明日旦天即物而存三百三千心即事  
而在

良易直也自然而然而無所回曲曰良

一故神有雜則不神矣如人心見有私意以雜其无妄之  
體則或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矣故必  
敬以直內也兩故化用不偏也如有我有物則不合矣因

物付物物自從之不見其迹所謂化也以上道體篇  
學以立志為先志患其狹小自私故以伊尹為的學患其  
務外為人故以顏淵為的然非有二也克己復禮以求至  
於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則天德日純而王道出堯  
舜君民事業在我

今人似無暇做聖人學問只為役於文辭朝廷取士不得  
人又只為域於文辭而學者役於文辭之故又只是役於  
利祿

程子好學論意全本於周子太極圖說又取禮記人生而  
靜天之性也一段意思合之夫情者性之所發何以本真

讀近思錄

九

而靜五性備具及動發為情遂至蕩而鑿性歟曰性主氣  
而居故理無不具情乘氣而動氣之所之有偏無節於內  
而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則天理滅矣惟人之性無不同故  
聖人可學而至惟欲動靜勝則性以鑿故聖人之道必學  
而後可至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則情皆性之  
用理為之主而性不鑿矣博學於文則明諸心而知所往  
本文作知所養朱子則云以知所往為是約之以禮則力行求至之事信篤行  
果守固皆力行求至顏子之欲罷不能既竭吾才所謂好  
也至於不遷怒則情約而合於中矣不貳過則心正而性  
得其養矣欲從末由則守之而未能化也論學之道不外

於程子此篇

定性一篇實皆治心之學大約以咸之九四及艮之象辭對看道理最明咸感也艮止也感動也止定也無心之感爲咸咸則順萬事而無情擴然大公物來順應也外物何累於我有一毫自私則往來憧憧朋從爾思矣艮其止止其所也止其所則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內外兩忘所以擴然大公若自用其智以已逐物強物從己豈順應乎不能咸以無心如艮之止其所而徒惡外物之累此將卻物以全心卻之不能卻則性終不能定如其果於絕物則亦良其限列其質而厲薰心矣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

讀近思錄

十

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忘怒觀理定性者亦主之以理而已理也者內外物我所同具也大公者也

立言出於不得已則修辭乃所以立其誠立言而近名則言必浮於行矣況虛車乎至於今之人則立言只以求利耳此所以言孔孟程朱而行儀秦躑躅也

德存於心業積於事忠信在心修辭立其誠在事忠者盡其心而無所苟且求慊之謂也信者實其心而無少虛僞戒欺之謂也其實一而已矣人不忠信則爲善皆是虛善爲惡反是實惡德何由進故必忠信乃所以進德善則必求得惡則不使有加於身而得皆實得矣然忠信二字卻

是空說須要著在事上方有著落而著外只有言行兩端故修省言辭勿使之浮於行便將此忠信之心立在一行上使有以實如其辭擇理明而力行篤然後所謂忠信者不是空空存個忠信而事業皆有可據矣德卽行之所得業卽其德之業內外亦非兩分也進德所以明明德而業有可居則新民之功由是出焉知至至之必審夫天理之極至而求至之大學之知止也幾則能慮之事所以開忠信崇德之始也知終終之既知夫其爲天理之極至則力行以終之大學之能得也存義則止於是而不遷焉所以成居業之終也此卽止於至善也此皆乾惕之全功而孔

讀近思錄

十一

子於九三發之

直其正也未發之中亭亭當直上直下本無不直只爲人不肯靜未事時先著一個私意則妄念先倚一偏而不直矣戒慎於不睹恐懼於不聞肅恭其外洗滌其中不使未事之先妄念雜萌以汨其虛靜之體此主於敬以扶直其未發之中也方其義也中節之和率性而行自內達外本無不方只爲人從於欲應事時每存一個自便則用情皆不中節而不方矣慎之於獨審之於幾詳揆於物宜以精其裁制不使應事之際私欲牽繫以累其神明之用此守其義以方整其中節之和也此卽中庸之致中和至於

內無不直外無不方則德不孤而天地位育之功出焉此亦坤順之全功而孔子於六二發之

妄不必邪惡只有雜便是妄故云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猶放下那事來專心在此事也聖人食不語寢不言都是无妄豈必語言及邪惡亦不必是見理不明蓋无妄誠也不敬則不誠矣

多識所以畜德此格物致知之事今人涉獵經書只以自炫原不為畜德起見所謂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非虛不能受敬以直內則中虛矣无妄以中實為義以理為主也咸以中虛為義

讀近思錄

主

心有所忿懼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往來憧憧朋從爾思耳安得貞吉悔亡哉

志道而迫切不中理必正而助之長

學期至於聖人須實見得聖人可學而進學則有漸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也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則知聖人可學而學不至於務外矣知流水之為物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不成章不達則知量力有漸矣

程伯子極高明而其言曰參也竟以魯得之深見夫學之

貴篤而不尚聰明才辨也尹和靖敦篤人則其言似以魯故能造道

伯子以記誦博識作文工書等事皆為玩物喪志誠以人之心須務使廣大高明而不可一有偏著有所好樂則必不得其正也然其於讀史則又逐行看過不蹉一字而於作字時必甚恭敬則又可見其盡精微道中庸之功原未嘗有偏廢矣謝上蔡於喪志之言有悟而每將此語接引博學之士乃上蔡過高處往往入於禪學則高明邊多而精微邊少矣故程子有扶起一邊倒了一邊之警而良知家獨喜稱明道是惡知明道歟大抵學道人第一須是主

讀近思錄

主

敬而敬者非徒小心謹慎拘迫之謂務使未事時心無一事提著事心便在下事心中依舊無事能如此則百應不窮以此心窮理而理精以此心篤行而行篤以此心與人而人已交盡矣彼玩物者心常滯在物上則雖是讀書寫字未嘗是好事而牽絆此心不得靈活一向陷溺去亦幾如美色淫聲無以復異矣所謂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也非喪志乎但人心最活欲使此心虛靜無事時白日青天胸中都無一物此亦最難得之事故宜使此身常事正事不得荒怠然後有以防閑此心以歸於正其無事時則或遊覽山川怡情花鳥觀其天趣悠然有會皆可以

動盪心胸除其塵穢而不以拘迫失之要之不可一向好  
著耳此玩物適情之與玩物喪志又有不同也

禮滅而進以進爲文其退讓檢束處都以強有力行之則  
從容不迫而可觀矣若一味拘迫則志意銷沮慎失之蕙  
恭失之勞矣樂盈而反以反爲文其舒暢發越處都以和  
而淡出之則和易有節而可觀矣若一味放蕩則流而忘  
反哀失之傷樂失之淫矣禮有報而樂有反大抵約禮之  
初恆有拘迫意思是本性所固有之心故須是勇往去  
行不可畏縮及夫行之既熟則真意自覺洋溢出來有欲  
不如是以行之而不能自己者得其報則樂也人於歡樂

讀近思錄

四

之情往往縱而不反限之以有節於人心亦似有所不安  
然須是知有所節而後無縱欲極樂之災而樂可久得其  
反則安也人果能一進一反性情惡有不正者

知性之本善而後知有尊德性之功知氣之有不善而後

知有道問學之功學以變化氣質建安葉氏疑論性不論  
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  
明二之則不是一條當在首卷道體  
中然以此置論學條中亦自有旨

敬義須是夾持若只求直內則有墮禪學者只求方外又  
有務外爲人者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真卽此而存妄亦由此起君子  
去其妄以全真克己復禮也釋氏俱以爲幻乃并其真而

棄之釋氏以眼耳鼻舌身意爲六根以色聲香味觸法爲  
六塵幻塵滅故幻根亦滅幻根滅故幻心亦滅是并  
其真而棄之也

乾九二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卽宏毅之謂也仁無私也無  
私乃毅毅者忍得痛苦也

深造之以道乃能自然有得不深造則所得者粗迹其源  
頭必差且易生厭倦深造而不以道則所得皆勉強且所  
謂得亦必非真得優柔厭厭有先後次序卽深造以道之  
說也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則能資深逢源矣然今人原只  
作一場說話工夫何必語此

六經之文無不極工文者順理而成章也可見精義之至  
讀近思錄

五

由心得而發之則文自無不工若於文求工則質有所限  
理有所蔽文反未必工矣呂與叔深戒爲文之喪志其學  
可謂篤矣但用心齋二字終是擇言未精非謂莊周語盡  
不當用心齋坐忘等語則必不可用此儒與異學幾微之  
辨也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敬可以本該末無不敬乃涵  
養之全進學所以行之知至而後能力行也

今人說及聖賢便自搖手莫說第一等第二等人亦不敢  
做是如何得長進

集義亦須是敬以集之心稍不存則利得以奪吾義矣且

義字極細如孝字是義然孝而非所以孝猶非是義此又須在致知也又致知亦須敬方能致知不敬則視而不見況窮其理乎故必敬義夾持而居敬所以立本

有意近名百善皆偽名亦獲也今人縱為善皆是偽耳

權最難言未能有守而言權鮮有不背道者孔子曰未可與權誠難之也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必先和之以禮柄之以謙制外養中而後天心可以自見天心復則恆一以

守之又必遠其忿忿之損與其遷善改過之益歷之困而能守居而能遷而能權度出焉權豈易言哉但權有大小

小事之權或人人能與如嫂溺援之以手之類大者則非化之不能

讀近思錄

六

大抵天下之事事有經既有定經不必言權學者守之而已

此如貨物輕重價目貴賤前人已自分定稱定不必復用稱稱過只是如法交易可矣經至兩

窮處或先王制禮所不及到處然後不得不權以通之有物輕重貴賤一低一昂不可知者乃不得不用稱稱過也能權須是精義入神權所以

善其經也

浮躁淺露必無進學之理

氣質亦謂之性生之謂性也

性命於氣氣質用事也性命於德德性用事也人不知道不會學問以變化氣質縱有好人亦只是他氣質頗好耳若賢者之氣象有不同則雖是他能性命於德亦終帶有

些氣質在

程子言心欲小張子言大其心小心者欲其無細之不入無微之不敬也大心者欲其不枯於見聞不域以私己也智仁勇天下之達德智崇而後義精禮卑而後仁熟至於效天法地則勇之大聖人言博文約禮言格致誠正總不外知行兩事智禮成性謂三達德復全於我在物曰道處物曰義智之崇則萬物之道裕於吾心禮之熟則時措之宜自吾心出

或問太極圖說在道體篇而西銘列於論學篇何也曰太極圖說自是言道訂頑自是言學

讀近思錄

七

西銘首四句總提其父字母字乃惟人父天母地而生故字是眼目宜玩天地之氣吾得之以為體天地之理吾得之以為性

二句我者而凡為民為物或貴或賤或老或幼或聖賢或貧病皆為吾分體同氣之人此一段以同

性之本然自此以下則言吾所以事天之當然也知天命之不可失則保之得天理而全於己則樂之不然則違天

害理是不才之子而保之樂之者即天之肖子保之樂之則形無不踐此略言人之能事天不能事天有此分別也此下又以

事天之孝詳析言之知化窮神樂天而踐形者也無忝匪懈保之以求踐形者也過欲循理成己成物得親順親修

身俟死必求所以歸全於天而不敢有所違害焉則合常  
變不齊而吾所以事之者如一凡此皆踐形之事也未又  
言天地所以仁愛吾之心蓋合上文常變而結之以見人  
之必當體天心而順事焉果其能順事則沒亦無不安矣  
夫其能以天地之心爲心則心純乎天而親親仁民愛物  
夫亦何所不至故程子曰仁之體也

訂頑極規模之大砭愚盡檢束之細訂頑尊德性之事砭  
愚道問學之事也偶然之戲而必戒之偶然之過而必改  
之而況大於此者乎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是亦求仁之功  
也西銘見取於二程而東銘則不然東銘亦學者切實工

讀近思錄

六

夫欲存養踐形正須自此始但東銘人見得到西銘人多  
見不到東銘之事敦篤之賢者能之西銘則達天德矣  
勿看東銘容易試反身自檢何如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學者常念此語方不虛生天地間方不是自暴自棄使學  
者先學禮此蒙以養正作聖之基在今日雖不能盡如古  
禮以行之然行其所可行其未能行者亦使之曉得亦可  
以洗滌人俗腸俗見矣三禮之書今人多不曾見面并文  
公家禮今人多不去詳究一談古禮便笑爲迂不然則驚  
以爲博而已只一滾在流俗中學作幾篇時藝後生何由

長進悲夫

君子何處非學最可憐是待撥了穴再來讀書也

內外未易合且須是敦篤物我未易合且須是彊恕以上論學

致知一卷論讀書最有次序或疑何以不及於禮曰禮所  
以行非徒知也

正蒙一書亦多有苦心極力氣象

因學而致心疾必是不善學者

今人有兩種見識竟至於牢不可轉一種是好鬼怪方與

他說正語一霎間便牽入鬼怪去道來便是親見且并連

讀近思錄

七

聖賢亦攝入鬼怪門中謂范希文見大頭鬼於廁中謂真

西山有狐氏夫人今存其墓甚者且以又一種是好術數

方與他說義理一霎間便牽入術數去道來無窮悅慕且

連聖賢亦攝入術數門中孔明伯温不必說康節亦不必

說卽如孔子亦畢竟能知未來只是聖人不肯說耳如謂

皇攝孔子墓墓中有記前邪說既無忌憚而讀儒書者且

知之始皇乃不敢攝之類心惑之吾不知其所讀何書矣宜昌黎之深歎也讀書窮

理須一一鄉自己身心性命上體當過去乃能明理不惑

不會鄉自己身心性命上體當卻務博覽諺所謂讀鄉書

皮上去祇益之惑耳欲以解惑難矣



有志格物無物無理隨處目睹耳聞手持足踐皆吾窮理之學豈獨經書故朱子輔格物致知傳曰言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其理也一卽字已喫緊教人矣格物不是只格一物便可貫通亦非謂必窮盡天下之理只積累多後自然見去蓋天下之理同歸殊塗一致百慮只學者事事尋鄉裏面去由已然而想其當然由當然而求其所以然則源頭必有相合處所以積累多時自然見去故朱子曰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至於豁然貫通則雖未格之物未窮之理亦可一以貫之矣然格物之學非有終窮縱使會通得來遇事猶須印證孔子入太廟且每

讀近思錄

三

事問格致亦終身焉已  
中庸言學問思辨皆弗得弗措程子曰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其不同何也蓋中庸所言困勉之用  
力宜如此也程子所言則爲學之活法也朱子解學記如  
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說如字讀解音  
械亦引此爲說蓋且放下難的去攻治那易的易的解得  
多來并此難的亦因彼說印證參會以相爲說而於此難  
者亦解意通之矣然則非弗得便措也正欲其有相說以  
解時耳若於蔽著時勉強去思則反恐有牽強意見助長  
之病矣

以類而推者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也如認得此字便細辨此字聲音又求解此字字義又推想此字何以數處用之音義各有不同又窮究古人所以制此字之意義所謂益窮之也

一草木皆須察察得來皆有用處且無非性命只要會心鄉裏若鄉外則只求多識無當身心如大軍遊騎遠而失所歸矣

讀書不會疑便是不會讀疑而不能悟亦是不會讀總是未嘗用心去求得之病

格物之格訓至自程子始然格字本有至到之訓如書言格于上下格于皇天格于上帝皆至到之義又如有苗來

讀近思錄

三

格祖考來格則又來至之義也物如何格詩云有物有則上文致知致字爲推致之義甚明則格物爲窮至物理亦甚明矣凡物雖在外而萬物之理則本皆備於吾心但吾心之知虛而在物之理實故欲推極吾心之知必須實靠事物上逐件印證過來此心之知方實在信認得定如人家有田地萬頃契墨冊稅承祖以來本皆在家然亦須逐畝逐段親身歷過四至分明與契稅符合方始信得此畝此段是自家田地不然則或冒認他人田地爲己有或自己田地卻被他人冒去不得清矣要之所格之物則原是吾心本具之理原非鄉外面捉一物來放在心下霸占他



人田地也大概犬馬無知則書字自教不得犬馬若人則凡可學而知者即皆吾心所固有之知而陸王家反疑其不當求之在外不亦異乎

學者於物怪神姦既惑而不能不信卻又不敢全信故只得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留此一箇疑團終被神怪牽去謂之不敢全信已是深信之矣故所貴窮理窮理者非是窮那神怪有無之理只是窮究自己心身性命之理心身性命之理果能真知其本源則神怪自不足惑若鄉神怪上窮究其有無則終身只是惑也子不語怪力亂神且守住聖人不語之教以默待之於知性知天之後焉可耳

讀近思錄

三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此非夫子不言但不輕爲下學言耳然則不可得聞直是不可得聞張子必以了悟爲聞之說未必子貢語意也朱子集此說於近思錄者則又因後學偶有所聞便自道已曉自作聰明多生枝葉不求心得又且遺棄下學妄希上達如陸王家此卻因早聞性天而未嘗了悟以至害了終身又果於自信貽害後人也故周程張朱所以每詳言性命正欲人有個了悟處耳是朱子所以輯此條之意歟

或問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還是有近的有遠的抑或是言近而指遠曰有近的有遠的亦有言近而指遠

的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此最是說經大病漢儒說詩說春秋往往如此然於聖言深處人又每每淺看了鑽研不入卻又辜負了聖言處亦不少總當平易其心隨著文義從容涵泳咀嚼出滋味抽繹得意旨則淺者還淺深者還深無不得矣若先橫著有個意見則將聖人言語都攔入自己意見來殊甚害事也

讀詩如興觀羣怨章是第一詣只曰達政能言已落第二詣至於不達不能專對則下等矣然後世又有下等只求撮幾箇字眼作文時當典故用尙且移撮不來也

讀近思錄

三

經則眾說不同處亦不可胡亂放過須必求其至是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以綱領條目先後次第一一知有所循也然培植入德根基則又無如朱子小學

爲學不可不知要然必不可苦其多而求要蓋所以得要者正須從學得多後乃能揀選出緊要處出來若苦其多而求要則併緊要者亦不出矣此只是怠惰不嚮上人口語

詩經本不難解只須依字句吟咏久之意味自出不必嚮字句外別尋事迹來湊合附會也雅頌則義蘊稍深然風神自和易得其風神則義蘊亦久之自見蓋以性情會之

不是以死字句解之也以死字句解之則必失詩人言外之意矣朱子詩傳序曰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二句已盡讀詩之法古人意旨古人性情都自諷詠涵濡中得出與觀羣怨事父事君之益亦只在諷詠涵濡中得出又有韻的讀詩者不可不知叶韻得聲韻調洽則詩之段落明白而吟咏之際亦意趣愈長

書經卻稍難看然且反身切己看之如精一執中不必在帝王事其麻象禹貢洪範等項亦不可畏難須著力去考都是經濟但不可勉強求合致生誕妄

中庸語至高深卻至切實人不得其切實處則只見是高

讀近思錄

卷

深耳梁武帝亦講中庸可見中庸若非程朱早被異學竊去矣

易之為書造化備矣學易之方則只在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二語辭因象繫占以變殊故諦觀而熟玩之求其所以繫此辭有此占之故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河津醉子曰太極中涵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理體用一源也陰陽五行男女萬物具太極之理顯微無間也然則由辭占之顯亦可以得象變之微而三極之道亦可以神明而默成矣易不可專以象數求象數亦不可忽蓋易理全在象數上乘載出來道器相與為體若離卻象數理亦無從憑據故

程子易傳亦時有滯礙處但離義理專求象數則焦京郭璞之流又已惑矣朱子於數則本之康節於理則宗伊川合二家而斟酌之又專以下筮釋經使人可由淺會深尤聖人因貳以濟民行之深意也

易言時中之道故以中為吉中而得正吉其常也中而不正而亦不妨於吉權於時地之宜非必正而不失其為正也正吉道也正而不中則昧於時中之義雖正而不必吉矣然亦有中而未必吉或雖非中正而得吉者總看時位何如不為典要惟變所適也

讀易須知逐卦逐爻人人可用然必善反身求之方始見

讀近思錄

卷

得春秋與易亦相為表裏

程子春秋傳多有可疑其大意則以顏淵問為邦一章為作春秋大旨大畧看則可若謂書春王正月為志在夏時則朱子嘗云不成二百四十二年只證得行夏之時一語而強以夏時冠之周月亦於理有不妥也大抵子月而一之春則於子月而書春自是魯史之舊若歲首書冬則不順矣正月而繫之王此則春秋大一統之義愚別有春王正月說見春然大義數十微辭隱義時措從宜則誠哉言矣大抵春秋傳是程子未成之書也

程子欲以春秋窮理然春秋畢竟難看